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二　星　本

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序曰正法弘護其唯在人故佛未降靈法存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傳是知事理因脩義非沉隱所以四依三品人依厥初住法雨現畢資聖力致使三洲聞道終顯賓頭之功六萬遐齡教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祥山海之間香氣鍾聲相顯幽明之際列於視聽良書筌而不窮備諸古老口實仰而无絕故撮略所聞紀之云尔

初明聖寺　次明靈教　後列神僧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巖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晉陽莫寂山聖寺

岱州五臺山太子聖寺

西域黑蜂山石窟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子午関南聖寺

終南山折谷炬明聖寺

西域黑蜂山石窟聖寺

羅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子午關南聖寺

終南山折谷炬明聖寺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姓者銳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无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尓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徑趣石梁周瞰崖險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長亘谷下望万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蹬路絕猷乃別思量計異接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尓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為菴弥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

今有往者雲遂其道宋時朱齡石省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遭風泛海一月

至晉太元年然於山所飛似絲色雖
坐如生王羲之閣之造焉望崖仰挹

今有往者雲遂其道宋時朱齡石者
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
餘日達于一島粮水俱竭入島求泉
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荘嚴非亞
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
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
僧曰欲住任懷石告辞欲還僧告曰
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
怖曰若尓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
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
識之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
小過罸在人中便取鉢袋與石并書
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
鉢與之令沙弥送勿從來道此有直
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弥以一竹杖
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捶也
於即依言但聞飄飄風中聲有竊視
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樹海上數
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騎桁
欄口去馬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
手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嘆哉歸
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
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

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別錄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

取乃更訖綵由又將鉢𠔃之三

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

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別傳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

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

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

竟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

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

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得其谷焉

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花藥果菜

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

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

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无定指

常聞鍾聲又有異香僧故号此谷名

為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

積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惚視寺現

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而甜旦日服

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

同房僧士名歙曲意得客僧患痢甚

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

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頓眉為

飲之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

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

古来虚傳音无至者客曰無心相造

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乱患痢

合酒乃是生藥令非所欲為患而飲

客曰願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隱之
古来虛傳音无至者客曰無心相造

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乱患痢
給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為患而飲
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逈時可歷覽
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
能導達夕死无恨至九月閒剋望尋
展幸賜提引不介無由客曰若来可
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
上即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
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来曰欲
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尋
聽妄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
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
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止得尋之尋
而不獲非佘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
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
钁斲地又見一僧来至鋤禾四邊把鋤
曳钁曰去年宮寺道人放馬食我禾
盡今年復来蹋我秋苗舉钁趂僧並
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
伱上山乞垂哭却遂依東上林木深
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
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敘闊相
將造寺瞬目閒忽見崇峯造曰脩竹

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
僧歷部之金補以肩馬從而上長者

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造曰脩竹

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
槽櫪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无繫者
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上去須
臾便出引入至佛殿前礼拜訖西廊
下和上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
西域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
可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无可
觀何能遠涉名即礼拜十數和上曰
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
自北東轉見僧凭案讀經名便礼拜
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
房中歡笑通宵屢言永住彼曰一任
和上不敢為礙待明為諮報曰和上
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鄰中臨別和上
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
兩處受名本寺受供可得乘否必欲
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
悢悢既別悽然行一里閒數數返顧
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
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
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
備為諸僧說之

高齊初沙門嵩公者嵩山高栖士也
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曰將
禺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

僧者訪僧訪之
高齊初沙門嵩公者嵩山高栖士也

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
禺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
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
正南赫奕暉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
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
黒喙或踊或卧以眼眄嵩嵩怖將返
須臾胡僧外来嵩喚不應亦不迴顧
直入門内犬亦隨入良久嵩見无人
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
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嵩入西南
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
見孔如口大有比丘前後從孔飛下
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
今日齋時何處食来或言豫章成都
長安隴西薊北嶺南无處不至動即
千万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
競問来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
彼岸寺鑒禅師講會各各竪義大有
後生聰俊難問鋒起殊為可觀不覺
遂晩而至嵩本事鑒既聞此語望得
叅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失地
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
所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嵩出以問上

統法師上曰此寺石趙時浮圖澄所
造年歳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隠遷

獲生磐石杉木之下向之[illegible]
所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嵩岳以聞上

集神州三寳感通録卷下 第八丈 右

統法師上曰此寺石趙時浮圖澄所
造年歳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
化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云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駱駞向
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
但任駞行自知寺處日晩出城駞行
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為冥寂
山半有寺群沙弥曰高洋駝駞來也
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
作天子何似曰聖明問曰尓来何為
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
北行東頭是其房可取函與之即乘
駞而返如睡夢奄至晉陽以函反命
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
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尓後可
来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
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
夜崩

集神州三寳感通録卷下 第九丈 右

岱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
山方三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高臺
上不生草木松栢茂林森於谷底其
山極寒南号清涼山亦立清涼府經中
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
斯地也所以古来求道之士多遊此
山遺蹤靈窟奄然即目不徒設也

山極寒南号清涼山亦立清涼府經中
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
斯地也所以古来求道之士多遊此

山遺蹤靈龕奄然即目不徒設也中
臺最高去并州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
石浮圖其量千許即魏文帝所立
也石上人馬迹宛然有大泉名太華
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
師利像人有至者鍾聲香氣无日不
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已来下
勅令會昌寺僧會賾往彼修理寺塔
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
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
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在南有花
園三頃許四時名花相續閒發貞觀
中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花園
北四度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
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明禪師居山
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
故皮南臺三十里内多是名花遍於
峰岫俗号花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
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
遂達其山甚近滯俗者罕登登者必
感勝緣故述前来往者
案別傳西域天竺黒蜂山龍猛菩薩

寺者二十四像中此大士最為宏冠
威加異道慈合王臣藥術智謀无不

感勝緣故遠前来往者
案別傳西域天竺黒蜂山龍猛菩薩

寺者二十四依中此大士最為宏冠
威加異道德洽王臣藝術智能无不
通練号佛滅度後一切智人也王為
立寺鑿石為龕擬于終天不可毀壞
龕各立像并一化主經累年運功府
藏已竭而寺不成王来拜曰藏庫已
空寺猶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
何菩薩曰王之德化无思不服福報
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盡寺不成也
可齋行寺側功用若為菩薩先以要
術為藥筆即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
大小金塊亦尔王依言尋果見金聚
大悅即以造寺今猶現在故西域出
金名有多種龍樹金者紫光外發俗
為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減菩薩
長年七百餘歲山寺來往無由圖畫
自隱已来將及千歲俗知有之其道
重阻從地穴入方到其崖近有一僧
被召夏坐遍歷龕像无不真金所有
經函充仞崖窟方知三寶住持幽明
兩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許曰
本擬住法不得輒漏空手入穴行經
數里乃得出焉

羅州鄮縣南鄮頭山寺其山本舟人
鑿松其剗故以名焉寺大一天入

本撮住泊不得動泊空三人可得錫
數里乃得出焉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其山本舟人
繫船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
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号
為少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
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左足蹋中條太
一為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
号焉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
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
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過暮不知歸
道依林而宿夜聞鍾聲在近尋之忽
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而坐而不
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来在近
无往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
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
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
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
巡遶山隈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
造无鐵鑿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
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
窟也足為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
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
採蜜人山行聞鍾聲尋而至焉寺舍

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
其人斷二節竹以盛汁蜜可得五斗

子午関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
採蜜人山行聞鍾聲尋而至焉寺舎

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
其人斷二節竹以盛汁蜜可得五㪷
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
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
大竹將徃伐取遣人依言徃覔過小
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鏁長三丈許防
人曳鏁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虫據
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
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
寺僧歸真少小山栖聞之便徃至小
竹谷北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為言真
云此竹林至関可五十許里
子午関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
東南来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
有僧住屢聞鍾聲不以為奇一時驛
家婦女樵採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
上縫衣傍无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日
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可驛食来僧
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
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
亦不可得女恐時過絶走取食及来
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左近
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鍾聲此寺去驛

五里
又終南[illegible]

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左近
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鍾聲此寺云驛
五里
又終南折谷內榎閣寺者近有人見
一僧去倩為蘗樸向寺問寺在何處
去在折谷炬明東額頭其人為荷樸
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下可長五十
丈相召來其人辞返語曰君日日入
山採紫可於紫下取齋殘餅食之不
得道此得緣便隨其言曰得其餅妻
怯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瘂經年又見
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如是三返
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
額側常聞鍾聲亦徃徃見異僧近有
一僧聞之過見入谷見僧疑是榎閣
寺問去大德不是榎閣寺僧不日是
欲隨大德去得不日可相隨來但聞
耳邊颸颸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必
是聖或入深山蹟頻我也竊生念時
前僧便失懊根之甚返迴三日方達
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候之精
舍見在其僧不知所在
又終南庫谷內西南又名胡盧谷昔
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
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

僧人是衆僧具度其人徘徊顧盼記
誌處所以責旁畫封其室樹下山白

有人於山[illegible]石遐見一寺并石室石
門門内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

僧人是衆僧具度其人俳佪顧眄記
誌處所以賚餱盡掛於室樹下山白
村人往尋其谷内樹上往往悉是鉢
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者云石門扇在
山崖旁半入山下其半雖出元人力
闢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
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弥勒下
時方現凡俗耳
案別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
三明六通住持正法於三千界四大
洲中統通加護承人壽六万歳時雖
過三灾諸聖蹔隱至壽百歳聖人還
出廣通佛法如是漸增千歳万歳終
六万歳方取涅槃七万歳時辟支佛
現八万歳時慈佛方降

瑞經録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
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誠化導之
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
為除惱滅結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
句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總會於龍
殿良是三聖彰重籍顧復之劬勞幽
明尚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

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无不通感天
[illegible]

[illegible]是三聖[illegible]重藉[illegible]復之[illegible]勞幽
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

集神州三宝感通録卷下　第十五丈　右

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无不通感天
竺往事固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
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燋賊
徒盜葉於客堂腕重而不舉或合藏
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
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
矣不述難聞敢隨代録用呈諸後經
不去乎為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
闍夷入心使致然水流水虔情疑頓
凌斯等尚為士俗常傳況慧拔重空
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徵因緣
之邁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
義非隠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閲前事
多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
徵應此等衆矣備可覽之恐難覩其
文固疏其三數并以即日所詳示存
感通之在數初列感應名緣

釋普明　釋慧果　釋惠進　釋弘明
曇無竭　釋道安　釋僧生　釋道冏
孫彰德　釋道琳　釋志湛　范陽僧
并東看山　魏閹閹官　周經上天　隋揚州僧
釋道積　釋寶瓊　釋空藏　釋遺俗
史呵擔　令狐元軌　釋曇韻　釋僧徹

集神州三宝感通録卷下　第十六丈　右

河東尼　釋曇延　釋道遜　釋智苑

史呵㨂　令狐元軌　釋曇韻　釋僧徹
河東尼　釋曇延　釋道遜　釋智菀

嚴恭　李山龍　李思一　陳父夫人
岑文本　蘇長妾　董雄　益州空經
高文　崔義起
高僧傳云宋元初中有黄龍沙弥曇
無竭者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
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險貞
志弥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
群竭賫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
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鳴
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
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尅免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
安者經石趙之乱避世于襄陽注般
若道行密迹諸經折疑甄解二十餘
巻恐不合理乃㨂曰若所說不違理
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
毛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
不得入涅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道
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
和上所夢乃賓頭盧也於是立坐飯
之遂成永則
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
致因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花習定嘗

山中誦經虎蹲其前音部乃去每至

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
致因為蜀三賢寺主誦法花習定嘗

山中誦經虎蹲其前音部乃去每至
諷詠輙見左右四人為侍年雖衰耄
而翹懃弥勵遂終其業云云
又扶風釋道冏者為師入河南霍山
採鍾乳四人入穴數里三人溺死炬
火又亡冏素誦法花憑誠乞濟有頃
見螢火追之遂得出穴頻作普賢行
道並見感應或見胡僧入座或見騎
馬人至未及言次儵忽不見後遊宋
都以般舟為業中夜入禪見四人御
車呼冏上乘不覺自身已在大路見
一人坐胡床侍衛數百人見冏驚起
日向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遂
拜别令送還寺扣門方聞房門亦閉
衆咸欽服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稟性
清純蔬食布衣懺誦為業誦法花維
摩若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
每至勸發品輙見普賢乘象立其前
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聲云
又宋太始中揚州瓦官寺釋慧果者
少蔬素自節誦法花十地嘗於清廁
一鬼致敬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

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慈悲願助

一鬼致敬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
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慈悲願助

侍神州三寶感通録巻下　第十六丈　右

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下願
取為福果因告衆掘錢為造法花設
會後夢見鬼云已得脫生大勝昔日
之苦報也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
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
家蔬食布衣讃誦法華用心勞苦執
巻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
聚得一千六百文賊来索物進示經
錢賊慙而退尓後遂成百部故病亦
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
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
往生因無疾而卒年八十餘矣
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
法花礼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
天童子為給使也又虎来入室伏牀
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来聽經云昔
是此寺沙弥盜僧厨食今墮圊廁中聞
上人誦經力故来聽願助方便免斯
累也明為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来
惱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
之永絶

侍神州三寶感通録巻下　第十九丈　右

昔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

[illegible]
之永絶

昔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
在防造觀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礼事
後賊所引不堪拷楚妄承罪明日將
決其夜礼懺流淚忽如睡夢見一沙
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經有諸佛名
令誦千遍得免苦難敬德忽覺如夢
所緣了無參錯遂誦一百遍有司執
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遍刀下
斫之折為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
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
本末以狀聞丞相高歡歡為表請免
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觀世音也
敬還設齋迎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
見齊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
少出家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怪
自琳居之便歇弟子為屋壓頭陷入
匈琳為祈請夜見兩胡僧拔出其頭
旦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帛於
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
衆咸服其徵感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
頭寒谷中衡草寺省事少言入鳥不
乱讀誦法花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
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衡草寺須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
頭谷中衡草寺省事少言入鳥不
亂讀誦法花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
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衡草寺須
陁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无惱
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
也遂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
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
又范陽王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花為
常業初死權瘞隄下後改葬骸骨並
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花爲
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
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齊武陵世并
東看山人掘土見黃白又見一物狀
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
奏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花
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乎
乃集持法花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
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竪以事
奏聞乃石函緘之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閹官自慨形
餘奏乞入山修道　勅許之乃賫花
嚴晝夜讀誦礼悔不息一夏不滿至
六月末鬚鬚生得丈夫相以狀聞奏
帝大驚重之於是國紛花嚴後尊恒

日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周祖滅法經籍從庇 以後年忽見空中出

六月末驗騎生得丈夫相以狀聞奏
帝大驚重之於是國欽花嚴後尊恒

日並見侯君素旌異記周祖滅法經像從廃以後年忽見空中如因大者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一段隨飄飄上下朝宰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墜上土牆視乃入品之十二也
隋開皇初有楊州僧忘其名誦通涅
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弥
誦觀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
閻王所乃處沙弥金高座甚恭欽之
處涅槃僧銀高座欽心不重事訖勘
問二僧餘壽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悢
悢恃所誦多問沙弥住處於是兩辞
各蘇所在從南来至岐州訪得具問
所由沙弥言初誦別衣別所燒香呪
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急更无他術彼
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
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悪
不如少善覩相取驗悔往而返
釋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
涅槃淨衣澡沐自為恒度慈愛兼濟
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尸
不腐臭百有餘日加坐如初道俗莫
不嘉賞
時蜀川又有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
貞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无他方術
唯勸信佛為先本邑連比什邡並是

米族初不奉佛沙門不入其鄉故老

言詞大品兩日一遍无他方術
唯勸信佛為先本邑連比什邡並是

米族初不奉佛沙門不入其鄉故老
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濟待其會
衆便往赴之不礼而坐道黨咸曰不
礼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
奉各異天尚礼我我何得礼老君乎
衆議紛紜瓊曰吾若下礼必貽辱也
即礼一拜道像連座動搖不安又礼
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合衆礼
瓊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
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
經三百餘卷說化為業遊涼川原有
緣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誦經賷麵
六斗擬為月調乃經三周日噉二升
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
玉泉以為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
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
涌溢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
年歿於京寺還葬山所
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
誦法花為業乃數千遍貞觀中因疾
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
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埋

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无功若
舌如初為退一答生俗言

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埋

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无功若
舌如初為起一塔生信彰言訖而
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
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
本舌起塔於甘谷岸上
又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𢮿者
誦法花經名充令史徃還步涉生不
乘騎以依經太哀愍一切故也病終
本邑香氣充村並怪而莫測其緣終
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冢合葬見其
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收葬斯徒
衆矣今且略之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
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
涅槃等无由自撿憑彼土抗禪師撿
挍抗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秩
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
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是草
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任馮翊令家人
相命撥灰取金剛經軸既撥外灰其
内諸經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表
成炭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收取諸
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

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有州官
書其人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由

成炭又覔老子便從火化乃求取諸
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第二十五 右
字焦黒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有州官
書其人行急不獲潔淨直尓立題由
是被焚其人見在瑞經亦存京師西
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余曾於隰州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
年七十隋末喪乱隱于離石北千山
常誦法花經欲寫其經无人同志如
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去所欲
潔淨並能行之於清旦食訖入浴著
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
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
曽不告倦乃經寫了如法嚫奉相送
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
韻受持讀之七重裹袟一重一度香
水洗手初无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
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
周慞窮覔乃於巖下獲之箱巾糜爛
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以貞觀十年
親自見之
絳州南孤山陷泉寺僧徹禪師曽行
遇癩者在穴中徹引至山中為鑿穴
給食令誦法花素不識字加又頑鄙
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第二十五 右
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
[illegible]

給食令誦法花素不識字加又穢鄙
句句授之終不辞倦誦經向半夢有

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
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
病之良藥斯誠驗矣
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經訪工書
者寫之價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其
餘者一起一浴然香薰衣筒中出息
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
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此尼經以為揩
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
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黄紙了無文
字餘卷亦尓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
已香水浇函頂戴繞佛七日不休開
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端自說之
昔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
解涅槃經恐不合聖心乃陳經疏於
舍利塔前焚之啓告靈聖若所解合
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軸各放光
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傍
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
赴至乃知非三日三夜騰焰不絶隋
祖重為戒師迎入京為建延興寺門
人見在
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

講涅槃將百遍有弘護正法心四方

人見在

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 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卷下第十六丈

講涅槃將百遍有弘護正法心四方
所歸无問客主將給之冨无有過者
貞觀四年崔義直為虞鄉令令人請
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日去聖滋遠微
言隱絶庸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
心希向自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
日時既促願存心聽既至其品无疾
而終道俗哀慟義直徒跣扶柩送之
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地氷嚴下
屍於地地生蓮花而小頭及手足各
一義直奇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旦視
之周身有花惣五百莖七日乃萎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
經藏于西南山巖以備法滅之護也
隋大業中初搆石室四面鑿之又取
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滿以石錮之
融鐵其縫遠近公私无不送施工匠
既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无木可
得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旦晴乃見
大松栢數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
西山送來此為神助即依而搆造須
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貞觀十
二年苑卒弟子等猶繼其業云云

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
精舍寫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
必以淨心不行欺詐信心而與不行
乞覓隨得便營如法經營給書生歎
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撿挍勞
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万恭不獲
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
活是日恭入錢庫見一万錢濕如水洗
恠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又
商人至宮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
情君以物送與嚴恭法花今經用也及
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市買紙少錢
忽有人持三千錢授恭曰助君買紙
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
焰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
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无一
字而不經眼无一字而不用心及大
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
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尓
有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
暴亡心暖七日乃蘇云初至官庭前
因有數千人枷鏁撿繫見一大官坐

廳高座閤傍人何官彼曰王也因至
階問生平作何福業龍云鄉人設會
直施物同之又曰作何善業龍曰誦

因有數千人枷鎖撿繫見一大官坐
廳高座閻傍人何官彼曰王也因至
階問生平作何福業龍云鄉人設會
恒施物同之又曰作何善業龍曰誦
法華兩卷王曰大善可昇階就東北
高座誦之便舉聲曰妙法蓮華經序
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向法師誦非
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囚皆以聞法獲
免諸囚寂尔不見乃放還倫見地獄
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

大廟丞趙郡李恩一者以貞觀二十
年正月八日失瘖至十三日死經日
乃蘇自言倫見冥官云年十九時曾
害生命恩一乃悟之曰所害之時在
安州昊法師下聽涅槃何緣於彼相
害官追昊法師有荅云昊生金粟界
不可追且放還家家迎清禪寺僧玄
通素與往来儀見其活又說冥事曰
為懺悔受戒并勸轉金剛般若五千
遍至日晚又死明還蘇自云見大官
遣見便大喜曰還家大作福德復見
二僧證云昊法師遣来官見驚懼迎
之僧曰恩一昔時聽講又不煞害何
緣妄錄耶冥官曰即放還僧還至家
日淨心修善因遂活云云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
若一紙未通後日將時頭痛四支不

日淨心修善因遂活云云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若一紙未度後日昏時頭痛四支不安自念儻死經不終耶即起強誦而燈已滅命婢燃燭厨中外院覓火俱絶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燃火燭上階入堂至床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明若晝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鑚燧得火燃燈入堂堂中燭火即滅便以此夜誦竟因此日誦五遍為常云云

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誦法花經普門品嘗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本亦没水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如是三言遂隨波出没須臾著岸云云

武德年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為巴州刺史度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没男女六十餘人皆溺死唯有一妾常誦法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經函搐與俱死乃隨波泛濫須之達岸經函外濕內乾于今尚在

貞觀中河東董雄為大理丞少來信敬蔬食十數年十四年坐連李仙童事上大怒使侍御韋悰鞫問甚急因

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與王忻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因鏁專念普門品

歆蔬食十數年十四年坐連李仙童
事上大怒使侍御韋悰鞫問甚急囙

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與王忻同
連此坐雄與同屋囙鏁專念普門品
日得三千遍夜坐誦經鏁忽自解落
地雄驚告忻忻玄共視鏁堅全在地
而鉤鏁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
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開鏁火燭
之見鏁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鏁紙
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鏁
又解落有聲雄又告忻玄等至明告
敬玄視之封如故而鏁自相離敬玄
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
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
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為大聖也
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万遍晝鏁
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
具皆聞見不久俱脫六六
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
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
大士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
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
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
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
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往

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
流潦及

經樹諸天讚之人衲不覺其衲也後
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

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
流淹及晴村人怪之尒後每雨小兒
常集其中衣服不濕武德年有非常
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村
人莫干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
踐因此四周欄楯不許人畜往踐于今
雨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天樂
聲繁會盈耳

又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高表
仁孫子常讀法花經乘馬從順義門
出有兩騎追之曰今捉獲矣其人問
曰卿是何人荅曰我是閻王使者故
來追卿其人惶怯走馬西出欲投普
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
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
走欲入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尒相
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
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騎在前其人
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
麁急曳下挽却頭鬚即被牽鬚如刀
劃狀遥擲于地亦隨落馬家人舉還
至晚蘇云備見閻王云君何盜僧果
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罪旡敢脣言

王言盜果之罪合呑鐵丸四百五十

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罪无敢胥言

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丸四百五十
枚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耕其
舌因放令出遂蘇少時還終如吞物
遍身赫赤有苦楚相纏經日方醒云
一年吞百餘丸其苦難言明日復尔
恰經四日吞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
而不出勘案所由乃云曾讀法華舌
不可出遂放令活今在化度寺圓滿
師處聽法懺悔 云云

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元少常伯
崔義起不信佛妻父蕭文鏗念善誦
經法花般若數千遍葷酒不入門起
妻以五月亡為修三七齋正食亡妻
来有婢素玉見作夫人語我生時雖
聞地獄不大信今受苦不可言汝男
女等不得不信由汝為我轉經燃燈
功德蒙放暫歸便向大衆陳悔我至
二十日更来將素玉看我受罪至期
果至將素玉去見大城官府夫人別
院須臾有火鐵床懸至夫人受毒忽
見夫入父蕭公坐蓮花臺語夫人早
放素玉還遂又告素玉曰我女生時不
用我語多瞋嫉不信善惡今受此苦

无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兒女道令

用我語多瞋妬不信善惡今受此苦
无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見女道令
修功德不久解脫又見婆羅門僧從
空中下教素玉誦金剛般若又誦藥
師法華一遍兩遍並得改名為聲聞
又曰閻浮提人不信佛法汝誦此經問
婆羅門並解經語娉死三日便蘇家
人良賤初如常遇麟德元年正月薩
將軍宅設齋迎娉請三送佛頂骨婆
羅門僧令試素玉乃昇座長誦一无
脫漏皆合掌歎曰如西國本不異合
衆驚訝希有奇事薩將軍遂口奏
天子歎曰百官亦有不信者冥道若
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大信
司成館博士范叔允又將僧二十人
就翊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
深妙令人樂聞去不忘故尔

神僧感通録

僧之真偽唯佛明之自餘凡小卒未
能辯良由導俗化方適緣不壹權道
難謀變現隨俗不可以威儀取難得
以事相求通道為先故无常准經云
示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
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
乘於季俗一十六聖窮六万而弘持
又有九十九億三達真人七十四賢

示躬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illegible]女
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
乘於季俗一十六聖窮六万而弘持
又有九十九億三達真人七十四賢
六通明士寘通佛性顯益神功遂使
三有大洲釋門所統四園輪内同稟
仁風能使七衆歸依碎四魔於身世
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有
澆淳時逢信毀淳信之俗感淨果而
高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没斯並
無辜起惡惘冒精靈佛於尓無嫌凡
於傷有障徒為謗訕終難絶之故周
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
滅自貽伊慼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呼
嗟何已尋没興復更顯由来斯則與
亡在人正法無没良由前列衆聖寘
力住持存廢自彼道无不在豈得以
百年之短壽而比六万之修期乎豈
得以一國之局王而權三千之鴻化
乎豈得以人中之聖睿而抗天表之
正真乎豈得生死之形儀不挌金剛
之寶質乎以四據量殊不可也彼周
魏兩君明明右辟知万歳之焉有審
百年之不期寶位由於非道神識抱
於愚癡者則自救无暇焉能及人皆
謂常住万邦鄙三五而稱聖威加四
海蔑堯舜之獨失遂使誅除佛化非

於愚癡者則自救无暇焉能及人皆

謂常住万邦鄙三五而稱聖威加四
海蔑堯舜之獨失遂使誅除佛化非
我誰能坐受天殃賢愚同笑故集僧
中之道勝爲住持之臣證乎依付法
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
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
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
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
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
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巖中坐滅
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万歲慈氏佛
降傳能仁佛所付大衣然後涅槃又
于填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无學
在山入定无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
五日外僧入山爲剃鬚髮按諸經律
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傳
於佛法三天下福利群生今出生死
又案大乘論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
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
壽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
洲并天上至人壽六万歲時中雖少
隱後還興復諸聖人冥爲利益故今
山內聖寺神僧鍾磬香氣往往值遇
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安世高　朱士衡　耆域　佛調

隨後還與後諸聖人冥為利益故令
山内聖寺神僧鍾磬香氣往往值遇
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安世高　朱士衡　耆域　佛調
揵陁勒　抵世常　闕公則　騰並
竺法進　李恒　佛圖澄　釋道安
單道開　何充　桓尤子　杜願
盧山僧　竺僧朗　梁法相　杯度
釋道冏　求那跋摩　侖兩丘　釋慧全
劉凝之　釋曇始　釋慧遠　釋慧明
釋寶誌　釋慧達
余所討尋前後傳記備列如前至於
事條不可具歷故揔出之
宣驗記 劉虔　幽明録 宋臨川　冥祥傳 王琰
僧史 王巾　三寶記 蕭文　高僧傳 裴子野
名僧傳 梁釋　續高僧傳 唐釋氏　徵應傳 祖台
搜神録 陶元亮　旌異記 侯君素　冥報記 并拾遺 唐氏撰
内典博要 唐彭　法寶聯壁 蕭綱　述異誌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
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
自云過去曾至廣州值一昔怨見便
舞手以刀逐之高日卿之宿怨猶未
除也其人曰真得汝矣便申頸受刃
於彼命終今生為太子即高身也有
一同學好施多瞋高日卿明經好施

不在吾後然多瞋怒命報如何彼曰

一同學好施多瞋高曰卿明經好施

不在吾後然多瞋恚命報如何彼曰
物来相惱誠難忍之冀受報時希垂
極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為
郊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
給福分風泝沿高歷遊中原將往廣
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舩
上沙門可召来也即召来至神曰吾
昔與君本惟同學但以多瞋故受神
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形骸恐
汙江湖當徙於西岸有布絹千疋并
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来相造叙昔
舊縁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真形
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
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從座後出身乃
是大蟒伸頭至高膝上高見淚出如
泉蟒亦下泣便作胡唄三契為除鱗
内小虫又作胡語數百言已蟒便漸
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
帆西引蟒又登山出身擬望夜宿江
浦有青衣者上舩曰蒙為興福得免
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造東寺明
日江西澤中有一死蟒頭尾相去極
遠今尋陽虵頭虵尾村是高重往廣

州問昔害者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為

田江西澤中有一死蟒頭尾相去極
遠今尋陽蛇頭蛇尾村是高僮往廣

州問昔害者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為
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往會稽至
市乱鬪妄被打死 云云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衡者
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
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
衡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
化便以葉經投火一无所損舉國歎
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
十七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道俗異
之乃具呪曰若是得道法應毀壞便
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

晉武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
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渡舩人
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北
岸域已先上兩虎弭耳遂之域摩其
頭人問之無所荅惠帝末至洛陽譏
諸僧服章華侈不以佛法為志見洛
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上有千二
百作與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
以生死力作不亦勤苦乎見支法淵
曰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好菩
薩天中來去去告人曰聖人將去京

師贈遺億万悉受臨發封而留之作
[illegible]

薩天中来去去告人曰聖人將去京

師贈遺億万巻受臨發封而畱之作
大幡八百口駱駝負而西返又曰此
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晉乱鼎
沸斯言不折洛陽中食訖送者无數
耆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西来賈客
於流沙北逢計校其日乃初發洛陽
日也量其所行蓋已万里之外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尚
純朴獨行山林夜棲虎窟大雪虎来
横卧其前調曰我奪汝舎有愧如何
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下山從者駭
怖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地長久
尚有崩壊豈況人乎若能蕩盪除三垢
則此為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卒後
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
上衣服鮮明同輩八人驚曰和上尚
在此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故良久
乃去遂發其冢不見其屍 太太
沙門犍陁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
其風操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
槃鵄山有古寺塔能建立者其福不
訾衆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曰卒
遂興復以勒為寺主去洛百里至時
食訖乞油一鉢齎以還寺去来迅速

遂興復以勸為寺主去洛百里至時
食訖乞油一鉢以還寺去来迅速
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遠失
勒笑曰可捉我衣角既持之不移晷
而還寺柢世常晉太康中冨人居時
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卷下
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匿綱潛
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不
在其中比丘来者不憚後有僧来姿
形醜陋衣弊足泥常迎作礼命奴洗
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
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
現八尺形容儀光偉飛行而去常撫
膺自撲泥中家内僧尼行路五六十
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香芬氣一
月留宅
闕公則趙人恪放蕭然惟勤法事晉
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為設會於白馬
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薩聲仰視一
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闕公則也生西
方安樂界與諸上人来此聽經合堂
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汲郡苦行
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
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
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
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卷下
不飢士度有文章見冥祥傳
東晉初南陽騰並舎之父也家門信

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
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巻下
不飢士度有文章見冥祥傳
東晉初南陽滕並舍之父也家門信
敬每設會不逆請隨来者而供之後
設會於洛要僧見一僧癃柳而坐請
入舎行食淨人番飯傾簞于地因然
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衆所作
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即刻木擬
之朝夕礼事灾禍則其像先倒云云
西晉末竺法進開度浮圖主也多知
聰達值國欲乱將入山隱衆人設會
與別布香有僧来處上座衣服塵垢
面目黄腫進怪之牽曳就下復来如
是至三不復見衆坐食忽暴風起揚
沙拌棗俱覆法進懺失自責輕悔之
過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
然復禍来若守貧不士者殃滅休至
若帶金紫極於三郡即止者善矣恒
性踈本寒門曰且富貴何豫後患此
僧留宿夜視滿一床恒驚呼家人看
之又化為鳥峙梁上天曉復形而去
恒遂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
其言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
中錢鳳之乱被誅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
歳者左胷孔圓可四五寸以帛塞之

中錢鳳之乱被誅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
歲者左脅孔圓可四五寸以帛塞之
齋日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内孔夜則
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
與諸學士輒辯指無滯莫不伏者永
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煞
戮為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徃造軍門
預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減
省刑故中州免者十而八九勒與劉
曜相歫攜隟以問澄澄曰可生擒取
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執
以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焉
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像
風吹鈴有聲顧謂衆曰解此鈴音者
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
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錫以輿
輦入出乘焉所有祥感其根多矣虎
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
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煞其母
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
閔之乱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
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衣鉢澄
在中原時遭凶乱而能通暢仁化其
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卷下 [illegible]
德寔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
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

者見在流沙虎闘開棺唯有衣鉢澄
在中原時遭凶乱而能通暢仁化其
往詳利卅三寶尼遊錄卷下 第卌三丈 右
德冣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
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
分天下矣
釋道安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為弟子
澄與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怪而問曰
和上道化既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
安非衆望而與語終日澄曰此人有
遠識非尓所知乃澄亡安與徒屬千
餘逃難王屋護澤諸山木食澗飲南
度河趣漢陰夜行乘雷過人家令呼
林伯升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
名安曰卿門馬桺中掛一兜可容一
斛非百升耶兩木夾之非林如何然
安手辟上有肉釧捋可上下而不出
腕時俗号印手菩薩羅什在龜玆亦
遥礼焉既達荊襄大行道化分衆四
出所在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隟
隟出入寺者告安安往礼曰自顧罪
重如何臨顧僧曰君殊无罪當生兜
率即以手撝西北天際重霄既披天
宮奄現又曰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
曰浴具可辨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
法聖可致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
往詳利卅三寶上尼遊錄卷下 第卌四丈 左
常小見十數入寺遊戯須臾失之但

曰浴身可覩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
法聖可致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

常小兒十數入寺遊戲須臾失之但
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
濕水減及襄陽没秦安歸符氏將平
東晉安皆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
終日早食先還與僧大訣便卒葬
於五級寺中 大去
沙門單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
松栢三十年後唯呑小石子行步如
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
時来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鄴周行邑
野救諸患皆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
將末与弟子来鄴又造南罒維浮山遂卒
山舍褰彥伯與寧中登山礼其枯骸 去去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坐
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
座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卑陋自衆
昇座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謙辭
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食僧飯於
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侯勞
精進耶即擲鉢空中陵虛而逝充及
道俗目送天際追共惋恨稽悔累旬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尼失名自
遠来造而才行不群桓溫敬而不倦

每浴必移影溫詳而私視見尼裸形

晉大司馬桓温末年奉法有尼失名自
遠来造而才行不群。桓温敬而不倦

每浴必移影温詳而私視見尼裸形
揮刀自割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
臠切温駭而怖。有頃尼出室身如常
温以情問尼曰若遂陵居上形當如
之時温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便止遂
辞不測所之　云云
晉太元三年杜願浩人家巨富男天
保十歲暴亡數月家養豬生子一
豕肥官長新至願將為礼捉就欲煞
有僧忽至謂願曰此是天保如何殺
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即日尋視乃
在天西騰空而去
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一峯晉太
元中豫章太守范甯遣人伐木此山
見一沙門陵虛直上踞峯久之與雲
俱隱能文之士咸為之興詞沙門曇諦
賦此山曰應真陵雲以據峯眇翳景
而入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欽異常
與諸徒受請行於中道曰吾竊有疑
寺有盜者同伴及視果及偷焉晉太
康中卜於東岳金輿谷起寺引衆符

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朗一衆不在毀
例信者曰以此高之每有外来輙覺

康中卜於東岳金輿谷起寺引衆符
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朗一衆不在毀

例信者曰以此高之每有外来輙猛
為調舊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
有井神異女人臨之則竭朗謝而復
滿焉燕主給以二縣祖調拜焉為東
齊王魏主晉帝符秦並致書遗錫至
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
其古迹名為神通寺 大丈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往禽
獸馴其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
物相宿其廟見一文武冠令相開函
蓋重千鈞義非獨舉試提之飄若遊
毛遂取財寶以施貧後渡江住越城
寺忽遨遊放達佯優于冒鎮北司馬
恬悪其不節招而鴆之頻傾三杯神
氣自若年九十元興末卒
杯渡沙門不知何来如前即蓬莱道
人也初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
不護細行人不齒之投人野宿家有
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馬追之安行
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
足投中拃儛而過因号杯渡時在彭
城荷簞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簞當道
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一不以

為号永嘉初中江南卒羅什聞渡在彭

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第四七丈左
為尋永嘉初中江南卒羅什聞渡在彭
城曰吾與此子戲别已數百年如何
南度遂不面耶　云云
沙門道冏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
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
經七日中食忽見一人著褲褶乘馬入
至堂前下馬礼佛謂是常人不甚礼
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
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
齋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
来礼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
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
求那跋摩西域人宋初来遊楊都多
所開化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花布諸
座下諸僧皆萎唯摩鮮淨及平端坐
叉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席下
得遺言三十餘行云得二果時夜集
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疋許繞
天西南去　云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命二女姉十歳妹
九歳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
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月而歸粗說見
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第四八丈右
國語誦經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　明
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田作人見是風

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月而歸粗說見
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
國語誦經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
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巻下　弟廿八丈右
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田作人見從風
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返剃
頭爲尼被服法衣除鬚而歸自說見
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
摩其頭頭鬚便落與其法名大日法
緣小日法緣邊曰可作精舍當與經
法既達家即除鬼座立精舍旦夕礼
誦每五色光流流峯嶺自此谷止音
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判
史皐朗孔默皆迎敬異　云云
沙門慧全涼州禪師門徒五百中有
一人性頗麁暴全不齒録後忽自去
得那舍果全以无行永所不信全有
疾閉房此弟子夜至閤病而門閉頗
異之全密重閉而自靜又至床前曰
闍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
家全曰我一生坐禪豈祈生彼耶弟
子曰闍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
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會飯壹聖人
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子又曰可以
僧伽梨施須者勿擇及會訖施衣有
沙彌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
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巻下　弟廿九丈右
擬聖人耶得與汝復憶前屬不得擇

僧伽梨施須者分擇交會許施衣有
沙弥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
擲聖人耶得與汝復憶前屬不得擇

人更以歡施他日問沙弥曰光所得
衣者不大耶沙弥曰何等衣也此曰
他行全方悟所取衣者聖所化也弟
子久乃過世唯冠四邊時有日光元
嘉末全猶在世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
曰君將病氣然不死可作一二百錢
食餘僧則免此患凝之素不敬信聞
之加忿僧曰勿怒但加敬自得福也
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殆
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戶
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因說前事僧
曰此賓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
十七年於廣陵慧汪精舍見幡蓋在
空久之滅矣

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
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中奮足
便淨色白於面俗号白足阿練也赫
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
徒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
色不改

宋孝武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

本名黄遷印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

宋孝武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

本名黃遷印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
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雖應為眷
頭故度為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
舟勤旹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道
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兒
終日至期果來久之現形多寶寺謂僧
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
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
會建捨身齋其日旹氣自知必盡三
更中闇空中樂磬聲香煙甚異珣曰
遠公之契至矣尋尒神逝宋大明四
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乘象事
因設講會忽有異僧風貞秀舉一堂
異之與語百餘尋尒不見初有一僧
前起問曰不審上人從何而来　曰来
自天安不審何名曰慧明也

宋末沙門寶誌遊於楊都初无異相
後頗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氏
受禪多有猜疑刑加鉗鋸悞犯者衆
聞誌有異長因鏁于園戶誌任之曽
無憂恚召獄吏曰門外兩轝食何不
取来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行始至
獄後於市中巷内見誌徒行有司白

帝帝令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

取来看乃是丈惠丈宣所送行始至
獄後於市中巷内見誌徒行有司白

帝帝令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
往市搜捉隨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
未然万无一失時又浪言亦无表次
梁祖建運下詔出之任其往返無所
拘尋形如者老被髮擎杖懸鏡剪刀
无所定泊多来延賢寺僧寶意處意
以聖礼處之時亢旱誌白帝曰雲能
得雨可講勝鬘即令法雲法師講之
當夜膏雨充洽帝後時縱容問曰帝位
更運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
他亦能奪不知是誰當續梁後誌指
喉開口以手指之初不委也侯景事
故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
卧於空野今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
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
丈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
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
氏余至其廟備盡其緣諸傳約略得
一准耳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然
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曰
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
苦念汝无知且放汝令洛下齊城丹陽
會稽並有王塔可往礼拜得免先罪

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

會稽並有王滲可往礼拜得免先罪

集州二千里般遮延錄夫下

何得活巳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
有之便具問巳方便開喻通展仁風
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
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
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
過午巳後共相讃佛歌詠三寶乃至
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歆
之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逾隆晝在
高塔為衆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沉隱
旦從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蘇何聖
蘇何者稽胡名繭也以從繭宿故以
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无不立像
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
士俗乞願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輦巡
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
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
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
額文則合色貞憂慘其村一歲必有
灾障故俗至今常以為候俗亦為觀
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有經一
卷俗中行之純是胡語讀者自解余
素聞之親往二年周遊訪迹始末斯
盡故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

華三丈右

八州之地无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

盡故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

八州之地无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 平三大石

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栢刹

繫以蠒璽擬達之栖止也何於本鄉

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礼事已訖

西趣涼州番音隸和御谷礼山出像

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礰而來形骨

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子以繩連

故今彼有灾障者就礰覔之得之凶

亡不得寺衆有人覔既不得就左側

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

還在像手故士俗以此尚之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事上百年見聞

不少脩之僧傳故闕而不載略述感

通之會知僧中之有人焉

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卷下